

天之下-明

情故正在他倒插的家族企里公然当一个薪水小睡得正香的候，梦就么突然地降了。他那袁天罡附身的小姨神秘秘来：“姐夫，我今天在山下看到了一个紫的人。黑得紫！”

情故搭腔：“可了不得，”他把从上掀开，“是有能耐，我也想。”他着手一指，往下看。

“不是真的吧。”情故在地上来去，又不好着眼睛滴溜溜正盛的小姨抱怨，“怎么是你？”

仔察方的，跳到情故身后悄悄：“姐夫！我看他撞到我嵩山的了。”

情故心忡忡：“不可能的。他肯定自己撞上去的，是在碰瓷！他要刮我嵩山的地皮了。”

不意道：“你就是嫉妒人家得比你漂亮！”

“妖孽得不漂亮得到人！”

如此，但是也不能一味吁短，大怪，方占了先机。情故慎地探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警告你，你在的每一句都会被当作是呈堂供！”

面的年男子看着他上下跳，安之若素，正要开口，却情故一把住了的耳。

：“你他真是你的。”

“既然他失了，那就是没有回事。我跟他没有关系，只是我是一个卡桑德拉，会向大家播里三天以后会有大灾。”情故表情木然，手上以卷残云之姿收拾着文卷，“里他来，不能留下任何蛛迹！”

“姐夫，你几天怪得很。大家都知道你最了，居然能看到你位客人如此大干戈，爹也注意到了！”

“什么！”情故痛心疾首地回起，他自从俗以后就从来没有担心个，了大人付不了少林和尚的宅斗，付小小一个重家庭（有他的老婆小姨子丈母娘岳父兄等等等等）的宅斗，那是有余的。没想到明不厮多端，竟然化被主入侵他的家庭！果然是小看假了！情故不禁提前估了家徒四壁、流落街、背心离德、血流成河的子，更定了要把明不赶走的决心。

在他沉思之，像个小松鼠一在他身用手指眼睛开光：“姐夫，我看你的灵色越地紫了，明位客人你大有裨益呀！”

“种种不吉利的！”

情故道理把亦霖回去：“兄，里面的人很危。能不最好是不了吧！”

亦霖似笑非笑看着他：“我听你位客人了一个房日夜看守，是妹妹叫我来了的，老夫人也很关心呢！”

情故不由得冒出冷汗，失的明不光是存在就已他的家宅犬不宁，道他在那磕的一瞬就已通了三弦至少要用五章交代的家庭矛盾背景？他来不及解，却已被打开，明不已从里面步出，真是静如皎花照水，行似弱柳扶，再加上（被磕到的）一病容，真是姿世，亦霖不禁他多看了几眼，又用余光情故多看几眼。

明不：“多主人家的照。”向亦霖盈盈下拜。

情故用眼神暗示兄快走。

亦霖狐疑道：“兄弟快起。”他用眼神逼情故是。

情故乍听魔音，有些怯，咳了一声，“，…位是。是…是修行的…了兄弟。”

明不听到“了”个字，微微一。情故趁明不注意，蹭到亦霖身：“是我以前在少林的，人小鬼大玩弄人心危非常；兄，我跟他交手，算有点，如果你信我，就我来理了他。几天嵩山父老就先托付你了！”可算得上生死之交。

亦霖被他的气氛感染，一之忘了要打出家庭不睦牌，不禁也低声音：“。…？”

于把亦霖安全送走，情故不禁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胸。么多年来我于成功地守住了一个人……没等他感完，明不在他背后：“道你是。”

“我是什么？”

“你是我的父，了心？”

情故的郁

了照明不，情故的衙已停，他差人把公文用帚到一。情故想，白也曾停，但是，，次我要依山傍水把明不清算了（趁他病要他命一）！

事情起因于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本来他是一个牧羊人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起，下午三点就吃完晚甜睡，工作主要内容是，羊看他很，他看羊很近。没想到有一天一只野生黑羊悄悄混入羊群，接着狼就开始多，羊就少，最后，黑羊把他推下了山崖。情故郁地醒来，得是自己人生的。

本来看明不除了失以外根本容光，情故便准下所有人的好奇把他用八抬大放生的，没想到嵩山好就在水路太，正逢端午，每一条阴里面都要一舟。

情故郁地来婢女：“那位了兄弟吃了没？”

婢女地：“那位小施主戒中，吃素。”

“好像没有菜吧。”

“听他，蛋也是不能吃的。”

自己是在家人生活久了，真的有回事？情故：“那了公子在在里呢？”

“在渡口上看舟呢。”

情故心中一凛，上一个打挺从椅上拔了鞋子走出去。

明不杆上，看起来只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游客。情故走到他背后，仿佛看到多害人的念从他光滑的秀上滑。比之下，自己就像一个来工的。情故凝了水面上火朝天而稀稀拉拉的端午准工作，于忍不住：“咸蛋不吃就我。”

明不异地把蛋他。

情故收了蛋，恰逢一个工走来跟他招呼，于是他便威风十足地把蛋握在身后。没想到他甫一捏，蛋竟然他徒手捏碎。明不着无辜的大眼睛回看着他。

坐在上手狼地吃完了蛋，情故突然没来由地回在少林寺的光。他几乎都忘了，自己是否以前端午也跟大家一起看舟？是在里面睡大呢？情故不由得漫声背：“夜深忽梦少年事。”

出乎意料地，明不也：“野子去也。”

“你倒是很熟禅宗公案。”

“我只得一些短句。”

“你得你把少林寺的了？”

“不得。”明不坦然，“但是我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会么做。”拂他的鼻尖。

人一个斜着一个站着，看了半天的舟准。离开的候，情故：“明不，端午之后你得离开嵩山了。”

“我能在里看舟比？”

“可以，”情故，“但我我添麻，就算我求你。”

“叔，跟我些。”

“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。”

【棠棣】595 没想到

已然是本周他接到相同提示的第三回，茂先生有点痛，喊他的秘书来：“你去帮我查查那个包裹是怎么回事。”

秘书小姐恭敬地退下了。茂先生又叹了一口气，这个秘书没有上个秘书能干，但是人想要往高是好的，他也不能因一己之私行留下什么。

那个包裹是从三月中旬就一直示着他的手机号，而且多次投。一开始他以是是作，但一看取件地址离公司和家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很然只是手机号填了。他早已向快递公司反映些情况，但是反映不到寄件人那里，依旧无能为力。三月之后些快就不再来了。以方已修改了信息，果在五月又是重蹈覆。

出乎他的意料，秘书小姐次很快就敲了他的。秘书小姐怯怯地：“茂先生，到了。”茂先生不禁高看一眼：“怎么的？”

言恩着一个小姑娘来了。言恩已有将近三四年没有在造此地，真是一位稀客。茂先生他表示尊重，他坐下。言恩微笑着把小姑娘推到前面：“朱雀，你也坐下吧！”

小姑娘机伶地打量了主人一眼，却什么都没有。言恩便开起：“不好意思啊五弟，是小姑娘家人寄西，写成你的手机号了。大概是在我公室上乱找，了。”

茂先生：“是自家就没了。不，那些包裹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言恩：“就要本人了。”

朱雀既不害怕，也不急躁，茂先生得沉默的只是在适的奏，所以开口的候，茂先生并不：“那些是一些季的花。”思考了一会儿，又：“是寄朋友的……”

会解开，茂先生起身送四哥和位小小小姐出。言恩是跟以前一，温和开朗，是一位君子。位小小小姐从未，但是雍容大方，容姿端，估未来也会成一位端庄美人。只是当他看朱雀小姐膝短裙下的小腿，不禁自己从五月就开始开空，确有些太早了。

茂先生：“你是叫朱雀……小姐，？很高你。可以你一个？是否能告诉我你送的都是什么花呢？我也有点想装扮一下只有文的公台。”他四周的候留意了一下面，很高从位沉的小姐的上到一点吃的表情。

朱雀：“是托我的花店的朋友送的呢……”

茂先生：“真好啊。我下次也想雅的服。”言下之意，他是要一到底了。

朱雀有点了，和言恩交了一个眼神。朱雀：“我可以您介家花店的老板……”

在，茂先生手上就拿着家花店的目清。他在蹄上圈了圈，数据示位朱雀小姐只要有蹄的存，就会先种花。秘正好站在他的旁，他：“蹄……是种什么花？”

秘：“好像常用作新娘的捧花，是一种白的花。”

“明天帮我几枝来。”

茂先生陷入沉思。朱雀看起来只是一个高中女生，的小姑娘已有了心到要婚嫁的象了？他离青春的世界的流行已差得太，只能站在奇的角度来知了。他再次回想起朱雀的容貌。像一只小一般的女孩。明明是可以像其他同的女孩子一、快地跳来跳去、，却因不知名的西，像被养住了一般不会随意走。从得体大方的回来看，想必也是从有教养的家族里养出来的孩子吧。就算如此，那份真的恋心，多少得有些于烈了。

第二天，秘公室里插上了几枝蹄。茂先生才，花是曾很久以前，在那个家能被称之为家的候，养的一种花。因它比起花更像草，所以他才一直想不起来就是蹄。

蹄美的花瓣就像女孩子口的叶一般。，看不出花和婚礼有什么关系，只是感受到静静的心意。花也没有香味，茂先生也只是在抬的候，才能看到它。他好像有点理解朱雀什么要送的花那个不知名的人了。

切花只能保持一段，茂先生最是决定不一些花来犒自己。他着重跟秘，需要的是喜感，不是，秘然答了，但茂先生知道的笑容背后，是不定的。他有候是很高么折一下人。

气温再高下去，蹄要明年才能再开花了。自此以后，朱雀从未再来，但是的影子却常常从蹄上略。那是窗外的的影子。